

集部

石田文集卷八

元 馬祖常 撰

銘

致樂堂銘

有母鞠我聿𠃉而弁于何申之翼翼翼翼其燕其燕其寧籩豆載馨于何將之承其氣聲嗟嗟婦子闞克相肖匪惟母宮汜布禰廟惟夫人受祉惟孝子錫類惟天可忱遲

斯百厥世

梁彦中家塋中致慇亭銘

肅肅祖禰於昭厥靈曰既降止于牆于羮不顯孝思鑑我蠲饎昌爾孫子賔興于世

書櫝銘

農善銚鎛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勤以食以居可必於犢士不農匠崇文著書濟濟彤燕明世所須秘册於櫝經史百家内沐其澤外芬其華漆梓勒銘以告弟

子我承庭訓敢不礪爾惟天精明不啬于人惟物淫昏乃迷厥貞匪聖匪賢曷先我覺匪訓匪辭我孰從學曰我祖考奕葉顯揚革我世俗維文是將迨兹百年士而不民我辭諄諄庶大爾身

書几銘

木也材漆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利於燕閒之觀

居室銘

苟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苟學古也專則疇之不傳有幽者神有窮一作穹者天將寵綏之爾益勉旃

止善堂銘

維昔邃古厥民顓蒙弗跂于福弗鄰于凶鳥居獸食其行充充緊文字肇啟相我民止明靈宣昭曰人曰己以破其昏以迪其内衷以燭于盲以震于聾洽于大同止善之功

遵誨堂銘

其誨諄諄其遵訢訢以績以勤以資以般

王仁輔左丞德符堂銘

耕之澤澤穫之秷秷植之芸芸木之蕡蕡是謂德符維善之趨有以考室矢銘以質之

䁆然亭銘

維兹世人時化物還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應之而一䁆然其䁆者何不吴不敖不震不譁順受維嘉豈嘻笑之缺者耶

李氏種徳堂銘

錢鎛具農服田財貨集商懋遷維士進徳徳維賢種之于世世有年農商外求我乃天臯陶之道子勉旃

龔友輔纉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辭我纉之徵於斯維友輔篤古學予為銘聽毋藐

允懷齋銘

疇沃沃天是資稼以穫力之施道豈遠惟茲思佩我銘

世乃師

箴

舟箴

伐木于山既斧既鑽于綴以顛金于屋以編菅杵堊縷枲研桐之脂塗于木間以禦外波不觚而刳不趾而趨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越紀彌章矢溺洄濁汙海若之宫馮夷垂願軒輕上下萬緪千纏不施其功卒不思改圖由是言之水豈不仁哉

酒箴

瓶曰何鴟夷脂韋敢侮予為清冽以實我纓徽以緪我手我肩我爍熇須我不我世須世將焚如彼殄天物而糜民食莫而之急世迷厥明不而之辟日甘其喙而毒其腸俾其爐瘍俾其呌狂古宗廟之事錫嘏受祉以洽神人罔淫之以詎出入兩宫經營公家以脂以韋不予之塗泥而蹈其近利而安其後譏何鴟夷之智為

贊

恭賛御書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十一月七日上遣内侍至臣祖常門賜臣祖常御書奎章閣記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宂瑣下品才識淺薄叨被光榮待罪風紀夙夜恐懼無涓埃補報於聰明之萬一不得斥逐則為大幸顧乃曲加天寵猥賜宸翰煥乎日月之光華郁乎雲漢之昭回羲畫八卦禹敘九疇雖有義有文亦不是過也何則義有義而無文禹有文而無義必待周文箕子者出然後文義大備垂之

無窮今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開奎章閣布政四方大臣公卿以次進對少間則覽古文圖書綜覈古今求其治亂之原以施於天下以戒於羣成迺製奎章閣記俾工官鑱諸樂石茲皆萬萬世無疆之慮也猗歟盛哉臣祖常受賜不勝感戴聖德北向百拜齋沐謹為四言詩以賛於後云

皇帝明聖受天之命撫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既遂太和雍熙雨暘咸宜于于施施清燕暇逸不遊不田刻文

垂訓萬世是傳賤臣荷寵天光臨門寶藏私家以遺子孫臣拜稽首維聖作憲羲畫禹疇法天行健有義有文於昭日星豈惟修辭大同於經嗟臣螻蟻待罪風紀瘝官追罰幸不訶鄙乃重受錫天德何報縻軀銜忠罔極覆燾

吴宗師畫贊

有毣毣之思而弗施有肅肅之容而自儀冠裳孔都登降拜移載以德輿豐其道樞俾同我尚世之儒相實民

之望豈囿於象者耶

贊雙兔

兔爰爰相伏蹲囿田塗宅丘原喈彼罝儲頡功壽斯文圖爾形

贊吴牛

予觀牛之顛趾飲齧同於羔羊其為功也不類遠矣今目擊此卷不覺興嗟

雜文

丁君誄

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山北道廉訪丁君文苑卒嗚呼文苑學足以利人而不得大施而又壽不享年兹縉紳大夫所為痛也乃作誄曰

有樹其柏孰培而斧有良其器孰陶而窳昔也聯裳荷天之光靡行匪短靡言匪章試官民庸摶其禎兊以煦其疲瘽持斧冠豸而蛇虺弗喙何辜于天而不遐年誰謂為之終其罔全服食之就耶藥石之不耶惟臧受祉

果何修也飛羽天湄君柩之旗崇璞山碕君墓之碑酹莫余奠誌莫余辭爰封兹誄敢識余悲

仁本堂解

粤古先民孕善于中而契乎天倥侗不鑿質良而全潔然以名而不之貴靡然以利而弗之嗜憧憧往来不求不忮聖哲彌綸弼以仁義鯀虞在下瞽頑弗憝乃以孝烝之庳君弗弟而友道日至孝弟辨矣仁義洽矣魯東家素王有子其徒揭示仁本範世立謨彼婦姑勃磎誶

語帚箕而獨何居煦濡以愛飲食弗敬是又孝耶生先乎吾宗法是系敢不悌耶儒服者云行仁之本孝弟實始將由玆以達夫博施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翕和雍熙陶陶怡怡比屋可封而刑措不用者顧不由世咸孝悌而仁哉我解仁本以斯義準吳氏之子尚佩惟允

記河外事

有討吏河外来稱河外斗粟三十千弱民持錢告糴大

家大家亦無有菽日益貴民日益病而有司賦之日益亟也余方食投箸記其説且曰菽之比粟也奚急而病若是是屨賤踴貴也有司賦之亟其謂何請予悉之吏曰子儒服者所謂治天下之事乎葢懵懵也故事國馬食歲徵諸内地而不給則漕河間鹽錯置郡邑算民之口而廩食之估當其直而以藳秸入之官又不給則差河北郡縣凡民數幾可秣馬幾俾馬就食於外今中山河間趙地百姓無糠籺救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

得易斗米其均賦於河外有以也子泥於古而昧於今而不知通變之道子不仕則已子而仕將見瘝官之罰集子之躬矣余言盡不可信耶

夏乾禱雨文

惟神靈馭雲氣呼吸雷雨變化罔測出入八極今本鄉神之祠宇在焉是神之所依歸也而祖常等耕鑿給食事神弗謹神其降咎以病吾人歟且沛澤不時稻苗將槁歲或不登則何以供王賦而為神之粢盛乎神其鑒

此也

策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敘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瘝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

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令以五事備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缺員者衆唐以來權行守誠激厲奬借之道獨不宜於今乎諸君子裒然舉首各悉其說

擬廷試進士策問二首

文武之道有國家者不可偏廢也文藝對策取學問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獨武舉未講非所以備文武之道也

方今四海億兆之衆蘊畜才能者豈無其人乎夫武職子弟襲受世賞衣食為事游媚富貴使之將萬人率千夫其余一作於功勛之裔則至厚矣國家何頼焉茲將議立武舉以求草澤弓馬膂力之夫謀畧技能之士以應武選其策何先乎必功勛世臣之裔草澤有能之人兼用並置仍不戾於時宜何者為便盐之道乎子大夫學通今古之制裒然来廷其悉以對朕將親覽焉

朕纂承大業祇遹先猷畏天愛人罔敢不敬故屢詔有

司各揚迺職使恩澤下流而吾民得以遂生而樂業斯朕之志也而聞有司瘝官者不一或貪墨不法以抵冒條禁或優游不事以苟年勞或保祿自營或矯情取譽廉恥之風幾於不興且有官之士在民之上所以師表百姓而百姓賴以安者也而乃自治不嚴如是何以居人之上哉又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官序有常庶績咸熙而今也風紀之司糾劾論治偷墮因循之俗日盛未見其振起者何歟豈公家審官之術未得其要歟抑毀譽

交養不斁實辠將求激厲廉恥之道而期官士自治王澤下流而百姓安其策何自子大夫明古今之義其於事宜之體講之詳矣悉心以對毋隱

題跋

書翟太素彈琴詩序後

古堂上樂皆亡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猶愈於亡也省菴周先生謂余言汴士翟太素雅善鼓琴君髦方聲其工被詞詩間予盍賦之予悼道不傳纘緩事方

殷不能為韻語俾太素絏之省菴周先生其無庸病哉

跋夫子擊磬圖

天地日月不容繪畫而松雪翁寓意於翰墨之中吾固知其笑荷蕢之非真知聖者也

恭題御書雪月二字

上日御奎章閣聽天下之政蓋所謂未明求衣日旰忘食者也恭己南面不邇聲色清燕之頃留神翰墨於昭回雲漢之章尤見天縱之聖也茲雪月二字詔賜中奉

大夫侍御史臣嘉木巴事天子官侍御史持平綱紀憲法是賴非有清明之徳配彼雪月者則天子不以此官官之矣聖人在上量包天地幺麼小臣智識狹陋曷足以窺之意者或萬一歟臣祖常又得陪侍御史下列乃屬臣為贊遂告之以是俾其子孫寶承之以世其家焉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歴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天聽洞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葢堯舜都俞之旨也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何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既承詔爲文至順三年某月日臺臣等謹敷宣德意列載如上維時長貳曹屬之次乃列於下後之来者尚徵於始而繼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嗚呼慎之哉

題松廳事稾畧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往篤信古道動輒得咎言秦州山移之變則得奉祠大社論特公丞相廢

法擅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擯斥五年幸遭逢天日清明更化張絃凡是同惡姦狀顯露善類彙進衆賢登朝而祖常忝備名用待罪詞垣暇日偶繙閲書麓見有章疏舊稿數十紙因繕寫成一編祖常詎敢賣直要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稿畧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三年端陽日浚儀馬祖常識

題簡母墓銘

金石之文銘壙尤難宋王安石最善銘下疑有脫誤可知其難也此簡氏銘郭貫所撰貫以篆名文亦簡不煩序人子之孝天之至性難哉

跋姚照磨攷墓銘後

御史臺屬姚紱持其先世墓銘求予跋文予讀再過乃識于後始予考京邑鄉貢第二場課包茅賦一篇紱實冠數百人又以才謂佐予禮部令又掾臺府祖常遷官侍御史而紱陞充臺掌故則於其家世之傳文字之列

宜知也且彭澤活人之衆如此紱之碩大顯達寧有既邪

跋誠求堂詩

得龍之嗜龍可以豢知馬之畏馬可以擾彼含氣之不靈而我得其情實用乎誠況靈於彼者可不以茲求邪

記

固始縣重建縣治記

皇帝践祚詔內外大小臣毋曠厥官縣大夫同稽首曰

予一二小臣才學不力罔有聞知奉天子明命辱守茲土夙夜寅畏如齋如疾恐不能上宣王風下成民功以遺邦之羞顧茲公署既庳且陋不克以居何以館王人何以聽臣事予一二人毋循故常毋爽等殺不刻不晝再營再搆寧不偉𪨊越明年改元落成凡為屋大小若干間為工始末若干日秋八月縣大夫走吏于光請記厥績將勒諸珉以耀後之人祖常曰作器必銘作事必記于以考古于以埀訓俾繼我者從事有稽也今賢大

夫承流宣化之餘力不謀其私不肥其孥闢茲新堂照臨百里可無辭也哉惟固始為縣或國于周或侯于漢暨三國晉隋唐名制隷屬山川職貢有圖經在皆不書記其邇於世者昔趙氏失德江淮之交風燐宵明戍鬼晝悲乃若斯邑南窮山北盡淮陸可騎水可航田畝之甿躪礫者無慮十八九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號故老遺人談之者尚蹙頞而可（可疑衍）掩袂也迨我朝天昌景運奄有二國建制縣邑立官立師撫摩瘡痏寵綏俘遺

不四十年陳蔡曹宋吴楚甌越之民雜耕于野交居于邪于今稱沃壤然其人失鄉遂教習夷獠之俗動以利害相磨戛以舌吻相撼摇持短長日叢于官重不幸饒茗漆竹箭材木之利秔秫之精鑿鳥獸之毛革所以塞聰障明者靡不悉焉居官之位者難矣哉某年某月日某官等偕治是邑邑人宜之不斁不譁如子安父居無何奔走羣執事作兹糉暈翬之堂翼翼之廡賔客有位庖廚有次豐而不奢華而不忒譬天造地設人未告勞

又何變難為易如斯也非大夫之賢疇克爾哉盖嘗讀春秋魯莊公二十三年秋書丹桓宫楹明年春書刻桓宫桷禮曰諸侯黝堊又曰諸侯之桷斲之礱之于春秋于禮立教者三致意焉何則重禮制之或爽也令邑人宜大夫大夫有人民有社稷文有吏武有兵諧其神人罔有圮傾尚何以二魯謠諑為哉

小石山記

岳鎮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

成年穀滋益品類者大矣至於巒壑之美岩穴之秀木榮泉清珍禽奇獸之所託依往来仙真高人之所棲宿是皆有以寓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也淮以南諸山石礦而不瑩予得小如盎者一鑿罌實水植之其中亦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岳鎮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楗淇竹以塞河決鍊五色以補天漏則予斯石也其能無尺寸之功歟

留侯廟記

國家著令凡先民之有功有德於世者所在得祀焉彭城之留城有廟曰留侯之廟壞而不治神將無依其守趙君克明節制日之稍入勸民合力會財以集工徒葢汝完好垣墉旁周階庭室屋有翼有承丹漆黝堊弗麗於淫經用量制咸稱厥宜神棲孔良象設惟肅吉蠲從事牲醴碩鮮鄉之人祝禱即孚歲無疵癘嘉生繁興民庶翕悅遂来求文刻石廟中圖以侈大神惠茂封邑於

無極也嗚呼古者作事有記為教之意深矣大矣彼有務勦民以事鬼儌福以媚神者搢紳文儒之士固不欲書於册而告於衆矣玆能以禮祠其鄉之賢士大夫講俎豆之容者則是敬君之命而納民於道也則是非文法奔走之吏所能識也又可不載諸言辭以傳於世列其懿行美蹟宣著顯揚俾人有所徵而為善焉可乎否耶矧若侯之功德卓偉郡國固宜通祀之久矣余典禮之官也故為志以表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横縱為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書曰緪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陽春土脉亦墳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菔蔓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稭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為故主馬廄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羮以侑廩米之饋餉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足日計矣學子汪琯曰鑄鐵作齒綴於横

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為小圃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迺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為從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

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精研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陪上日懼謭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内外清謐臣鄰康恥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間為民為歲而祠其詞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

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藴蓄而不得肆發而爲歌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乎不厭於躬也不厭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

聖清廟記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之郡至元

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裹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名名儒修禮樂之事敕有司咸秩無文于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狐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逃者也列文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命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玆省其年某官等乃狀上尚書曰郡境廟象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祠無官尚書秩宗伯禮有儀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

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象設而廟食之宜以聖清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豈獨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葢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已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

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價不貳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歟邦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願學齋記

古之民生有世教迨成人而四民之業定矣於是有士者出而上得之以備公卿大夫之位其所施設於治政

之具則推其身之所修而已後世庠序俎豆禮樂詩書
先王之道一切不行民之生於時者牽蔽於耳目見聞
之習駛然各騖於資之所近情之所便而安之家殊人
異而民志始苟矣上之人又無以一之嗟乎四民之業
不分囂雜奇衺踰制不教之俗交拏其前士之有特立
不遷於彼者真豪傑也哉盧龍王敬從義甫士而起家
積官為禮部郎中矣迺表其讀書之室曰顧學且曰古
有云非曰能之願學焉非敢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屬

同官馬祖常記之祖常讀職方乘按盧龍稱塞下地國家建國全燕盧龍畿甸之服聲名文物之所被王澤之所先非古盧龍矣矧舜州之壤孤竹之墟朝鮮之封其民固已熈洽於聖賢之域矣漢唐之君其德不能遠故稱之為塞以塗堨其疆理之隘爾三光五岳醫無閭北鎮又東千里天地絪緼磅礴厖厚博大之氣鍾於其間區區以丈尺地量人物者小夫之智也今從義甫有士之行而有位於朝當世教化方興特立於聖賢之鄉而

為天子之郎官有名於朝矣而朝之時曰書夕之時曰書猶名室曰顧學鄉之人日迪從義甫之誨不遷於囂雜奇衺踰制不教之俗而皆顧學焉將不煩乎官師之政而人悉為士矣若然則顧學之功豈王氏所得私哉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凡職事官悉有司也惟六官隸丞相府分領庶務須降文書春官典禮古秩宗之職或謂之南省或謂之儀曹其視五官非獨有司之事焉天子祠郊廟則贊相中書

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聲名文物之品節洛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本莫不於是詳定焉褒崇旌異勸善成俗報德尚賢尊右儒學之義咸敷大而涵煦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饔膳醴齊之薦于上餼牽牲牢之饋于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吏以上四方之職貢專官以比四方之賓興嘉穀靈獸獻禎奏祥皆附以達彬彬乎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髙選矣天歴己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飭百官修職禮部奉

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為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末遂署官員之名聯屬之次於左方云令甲尚書三員侍郎二員員外二員主事二員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並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辟一朝居位而臨民民烏能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牘以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饟供給羽書四馳中原數十百州日以飛輓為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為急而我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瘝官毒我黎庶則雖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過是哉列聖相承成法

具在天歴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特穆爾布哈若曰内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發乎汝可於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歴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祖常才雖譾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夸以示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来者有目為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為御史者可不慎哉臣祖常於是而知天歴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托克托王德新請曰石既具

矣請以爾言為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名咸列于左云

州判張君去思記

在唐河東薛存義拜零陵令且行柳宗元贈以言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余每讀文至斯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嗟乎三代而上長民者皆學士大夫知義禮有誠心

愛民自能先之勞之而無倦隱然民之役也三代而下
吏寡問學無惻隱之實罷軟者不勝任强幹者依勢作
威公然役民而已矣惟元統至元間吾光州判官張將
仕獨不然將仕質美性恬勇於行善先是淮兩暵民荐
阻饑無良者相扇就剽掠及是歲稔猶狃前非所在竊
發教杙化梗公私病之將仕以逐捕爲己任盜不弭爲
牧民者責選良騎挽强弓挾勁箭率武夫即其巢穴逮
之無遺由是惡少屛迹閭里以寧或詠判州不畏强禦

能得盜必超擢將仕儼然曰此吾職分内事耳何敢有功且不能令民不為盜致墮憲網令得其情徒切哀矜何敢有功其不伐如此暇日遶泮宫遍觀黌宇見庖廩無次講堂不治司馬丞相祠圮毀謂士民曰廟以祀先聖先賢堂以厚有德學校以育人材昔馬監州勸導州民闢草萊剪荆棘經營創始三十年于兹矣我後人乃不能繼其萬一殊可愧歎即日命匠鳩材完繕因司馬丞相之祠遂立三賢堂以楚孫叔敖齊相楊愔配食焉

三賢者或生或封或隱於是將仕又以道礪其州人也已乃葺司夜之鼓已乃葺邏徼之司乃葺驛郵盖以儒道不崇人心不正縱擊鼓警姦何益於治姦知警矣然後嚴捕盜以警其未警者焉修驛郵以傳達文書焉四者所施有序以故州民徳之於其去也思之不置具狀踞余門丐文記實於珉余方闔門城西取篋中敗書冊點校存家學辭以未暇至于再三請益堅義不可辭乃曰張將仕由汴省宣使判吾光能使州民懷既去之思

是可嘉也較諸受直怠事役民而已者邈乎其燕越矣後之來者考余文不誣尚踵之哉至元三年二月吉日資德大夫前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馬祖常記

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三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闕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謂之曹狀云官獨簡貴平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節為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

之胄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宂人不與也天歴皇帝在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爾可令自今以上至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索諾木博囉請侍御史馬祖常言曰爾為侍御史時且以爾嘗學古文是記爾宜為之是為記攷之掌故殿中侍御史得凡若干人具載於後

石田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田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黄鵠

石田文集卷九

元　馬祖常　撰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曩余在潁汝間識泰山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騎駵駒戴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驍勇勁悍閭縣狗鼠不敢竊發余方疑文可直一武士爾於文吏事蓋廓如

也又七八年余策試京師每與搢紳學士論才器人即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疑斯人者特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潁間所識者也以是之造請之禮焉一日闖門而謁余舍人曰前新蔡尉劉君来余起走階戺下進諸賔位拜既歷敘往時余先大夫官淮南行事暨尊俎歌詩風流講射御田原教種樹農桑諸論著文字數真如詘五指而信之也余於是尤賢之重諗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過如幽并豪侯等

而今也蜚聲稱文儒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曰不然大夫子一蹴而當女子百躍我視之尚為不力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令貳一郡子知其道乎令甲歲造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縣令丞上凡工官歲造楮幣患不給至大中天官氏以我是司我倍其歲之入而不勤民以自衒屬考官最乃吏我為二千石亞令將之官子其序以表我遂序之曰昔也武而今也文昔也縣而今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泯我聖

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後制禮作樂君官河南日當喋喋問文獻衣冠家掇拾周之逸書以須上之徵則余也又將操觚牘以俟

送牛國寶罷政光學北歸序

余嘗覵乎山之木有所發蒙焉隱於中曾未啟也頃之友人國寶牛君告余曰我將去潁州顧子有言以贈余應之曰趙夫子唱古學於君之邦君之行殆欲大肆其所學而充其志耶敢以山木之説辱行李夫大山之産

羣木也其當嶧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煦清淑所會是木也必挺聳條暢繁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柱（一作棟）宇末可几豆其或窮崖絕壑陰寒是集榣栲雜植叢淮（一作灌）互樛是木也必盤錯擁腫離奇符婁（一作傴僂）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即將厚地孕育之不類耶抑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同是木而材不材如是哉今君之潁川當漢魏時為名郡天下高節之士率十五六出潁川彬彬如鄒魯間其流風餘韻尚未

叟也今趙夫子豈其人耶君所謂風日所煦清淑所會者也將見上徵明堂之材於潁水之上矣余方離奇符婁一作俯僂以待爨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策日夜屑屑析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掇一有豪傑魁偉之士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説者則羣笑目譏指號狂惑斥去恐後太師長史燕國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鐵冶將

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山東治賦是舞干羽而戰也是擊鍾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名徒而拒之使之端委執綏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所不敢辭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衣之華兮雖絅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一人兮佩玉鏘鏘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隷分及今之書雜然並傳觀乎黄帝帝嚳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錢刀布鼎彝敦簋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作之變曾不少相襲而其聲音文義相生相成百世一道我國家造蒙古書因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柅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宫者嘗比於孔氏之徒焉太僕經歴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

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講此有年矣大卿乃能綴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連類假借旁通者班班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曩讀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辨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窾其籍厚者其內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送人南歸序

下邳翟君志道解易玄既成書進之闕下天子喜其勤

詔丞相府特與提舉儒學官凡儒服者咸推為榮仍悔其已由雜道進而崇君之進以正也率恧於君而因求君之學不已遂謂玄義出老子孔子徒所不道揚雄遭漢厄運訑訑諸儒間著太玄深諉於易其名義悉與易不類宋周邵程朱四家論道理傳天下後世者往往常以二書不並稱今翟君挈四聖一賢之要歸而比之其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識翟君請問之余謝不能乃自為書遺之曰夫士之博於文久矣彼百氏肆曼衍雄深

荒忽鬼怪之辭高談天人下援俚諺鉤貫旁出漁獵小道蔚乎其相稽也離乎其相徵也駸駸乎其外襮而中㰦也訾訾乎其出侈而入嗇也為士者靡不掇拾其精華而芟剔其蔓稉也辟則津焉民有趨父難病川之不可徒涉也而曰必求杠梁而不乘桴則可乎否耶其利害炳炳明矣且復諗程君曰君將再一作往東南游東南有勝國故都去今世尚邇其遺老猶在中必有如箕子者且為我訊之洪範之與易易之與揚雄太玄果何如

也遂抗手而别

游經歷字序

游氏為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為甚悉始辨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教諸子皆恭儉守家法傳數十年不殄而愈熾以及其孫僎僎年弱冠即筮仕為監修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僎曰子知吾家世吾且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余曰僎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

成人也今子官於朝有年矣膚籍乎字為也雖然子有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賔夫僎主人之二一作貳也古之人相見而禮飲也主有僎而賔有介焉僎能修主人之辭以致乎賔賔以授介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油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賔如之何不可尚思有以實之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彈絲跕躧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俗表裡并代田獵騎射以為生常報死感激以為壯偉居秦之世趙及韓魏東方諸國靡爛蹈藉人幾於無而燕獨存其筋角棗栗之富督亢之饒傳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召公始封之國邑人人愛之而不肯去譬如甘棠而勿翦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瀚海為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怪貨寶璆琳琅玕珊瑚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越之髹漆刻鏤荆

楚之金錫齊魯之柔纊纖縞崑崙波斯之童奴冀之名馬皆焜煌可喜馳人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者天下幾何人哉得為民而又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蓋眞鮮矣或曰王畿之民匪華車服美室屋則不足以樂承平而崇理治矣矧有悅親心而婉順其好者乎詎可亟病其奢而深詬之也析津李氏正卿有母年八十矣以紝繡為工不廢有弟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昆季葺屋都邑之中以奉其母氏翰林待制趙君穆為書其

其一室之名曰壽桂嗚呼若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作其也亦庶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之末詩賦之間則其亦孰信之哉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矣延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槖筆聯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於時可謂盛矣然其進之道雖則曰應詔對策皆不過文

藝細碎矯誣情實求合乎有司而斷得一官於天子也未聞其不為利禄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獨行違令而趨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余在河南即聞于闅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行浸漬乎六經汪濊乎百家蔚然而為儒者流離困苦益自刻厲教授於青齊之間賴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

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有而要其所無者哉如此則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公敏是已余令益知愧焉於其行故為序以别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喀喇庫庫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軍瑯琊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蔚國文正公女弟陜西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所在有司上其事於丞

相府旌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死已稱曰未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修飾工容及其夫之没也則疏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行盡如王夫人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道視其上之禮如何耳上之禮既已敷錫道揚表異褒美書在官府名在州里凡所以為善俗之道者亦云至矣而搢紳學士讀古詩周禮先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天子人

倫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觀感焉是亦搢紳學士之懿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誣諉以為辭骫骳以為學利於時而躓於道賤己而貴物夫豈謂儒者之要哉寡默以為廉齵齵以為恭𢑴又豈謂儒者之要哉前年魏郡高君富卿被省檄主光州學州人之子弟從而嚮道者數十人方駢進不已且將有来游来歌之士而高君受代去學官故服孔氏之言

者咸重不忍其舍吾黨而他適也咸重賢其操儒者之要而無彼二者之失也作為文章書諸幕帟以張於祖道之右祖常竊聞而私慕焉於其行贈以言曰君不躓於道不賤乎己使其在孔子之世則有顔淵閔子者為之依歸而取正焉斯能入善人之域矣不寡默以為廉不齗齗以為恭使其在孟軻之世則廉必不如仲子之廉恭必不如柳下惠之不恭矣若然則高君可不謂之儒者乎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攜往来宦游江淮之交纘古績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浮光祖常年已二十矣旦夕侍出入吏来白事嘗從廳事後竊聽吏多以名呼私甚薄之獨聶君道元先子每特稱其字焉私又疑之請曰聶君特筐篋曹屬獨字之何先子顧祖常而教之曰兒来前立吾誨汝盖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吽號市中道元服澣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斯可敬

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曰大彰灼淮西山南部使者並檄聘之貢地官掾轉登臺郎奮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于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我我之行子豈無言乎搢紳之士咸已賦詩為贈矣子宜為序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別離則詩序之製也因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别離之相慕推今日以至于當時則兹序之所起也敢以是為道元送别詩序

風憲宏綱序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儆爾百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玆糾劾不俾瘝官貽憂惸獨于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令國家肅清憲綱汲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

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焉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強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

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艷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表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華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凡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慈行又袁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

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歕散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者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於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説忿懥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謌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

皆宗師之宗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袞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於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於文而未已者也玆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楊玄翁文臺序

讀楊玄翁文臺再過得其辭之意義氣之音節蓋隱君

子之言也延祐初予售於有司是時以古文名者清河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修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茲十年餘矣蘊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

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充鏘然而和而怦然而有激也質實之域幾其造矣乎彡之於藻麗者不飾之耳君試以諗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梁克中請於馬祖常曰吾世家宛丘國家平宋吾父君用甫以應募戰有功進領闕戶軍居間嘗教

克中昆季曰吾年幼氣實時跰於跰於疑誤弓刀出廣海瘴地與盜賊羣結艦連筏轉鬬相薄毒霧之塞也如蓋帷獶狖交啼之悲如號鬼一作魅諸少年皆樂搆難俘殺為快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戮一人亦未嘗以所欲貴富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貨賄辛勤耒歸吾弟又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介於懐以求已私也若曹生泰平盛世慎自問學事親孝謹人人言天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或者其有然乎克中佩父訓

學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掾得官承務為江東廉訪司經歷進南臺御史遷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品請於朝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宛丘縣男母閻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丹顱素頷虞一作危坐堂上不穀之子三人孫男六人曾孫男女又六人侍膝旁怡愉甘旨殆知喜而忘懼也元統元年冬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呼喇台等以聞天子初一作賜尚尊酒偕所封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之夫名與祿豈必賢者待之

為榮哉雖不賢者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以樂得養親雖禄不過鍾釜猶忻忻喜也曾子可謂不賢乎以彼其賢猶曰喜及禄養不賢者能勿喜乎克中又將求薦紳先生作為文章以繩天子之賜而助吾喜為母壽也干一言序吾意何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夫天之報于子固有不得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子者豈不曰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以道仁人之於民也必體父母以子之故器子為御史

成子為孝人者政有望於子也子異時為名宰士為良公卿為民之賢父母一是心而已明天子之望子者如此子姑持予言為子父母壽其必亦喜無量惟賢者而後知此意也子謂何如克中曰然即書而為之序

送雅勒呼叅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叅書雅勒呼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學才諝過知於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修百姓之務亦可謂榮矣然而有為不懌者謂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

諏訪獻納發謀議佐政事而自効於靜江荒遠僻隅山側洑海之地孰失之歟余為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往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故其政事解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猺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害天子宰相以靜江重鎮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壁於其壤識其山川巇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謠習尚詁言之變害利詭冒憸良之形制其傾搖蹂躪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

老乞高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於朝出入禁籞為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為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廣西憲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矯虔毒民使荆湘衡郢兵以萬數卒殲焉正卿其特將除是

而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亡素計猶不
免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
道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豯鄂沂湘過衡抵
靜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為余諗其賢者曰受命
為吏大者專方鎮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飲食
不侈以妄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
官以不事利進祿耶倘曰余之言可豈得蠻猺之為盜
哉噫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懌者與館閣僚友及京

師聲明之士各忻然為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諸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来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不治又請吾曰今而為之矣始簡君布衣褎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大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

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鉤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蹟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景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爾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顧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歛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

屋者哉子當求如奚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昜吳生養元年弱冠循循務進理自將無世俗子弟華美之習吾嘗發之令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勾捧檄而喜告予祖常曰小人有親方壽而康寧今玆被檄非敢以尺寸之進為喜喜得升斗之禄逮親榮養也祖常聞之遽然色變而歎曰昔吾起草野戰藝於京師得一官則皆失怙恃矣後月給俸入及間拜錫賚歳

時市鮮新物品饋食堂上則追恨罔及自罪不孝以為不得奉一歡於膝下雖叨冒光寵適增愧赧而獲戾於清議迄今觀大夫士之家有侍其親之在官者憧憧於心也嚮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今也吾年老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無判於心乎子歸矣持吾言以諗其親則生之親將悅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歡也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此為序

石田文集卷九

石田文集卷十

元 馬祖常 撰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迺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

時城新刱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官學廟事孔子歸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令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牆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令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寀倡然後大家富室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徒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搆

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於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遇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貫喻文師以夏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

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為懿顓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賔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名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卒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文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

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俟承宣之志者必冠上或有彈字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録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尹瑪蘇庫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巡按院烏徳美使李榷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為言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来請遂為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㟴于日之域京邑翼翼其莫不来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璪弁之瑳濟爾象犧鎬爾絃歌新宫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柟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虡痒嶽嶽式光我上國云至一作聖儀儀玄紘襲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釆茆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膴仕以媚于天子有鑾華鐘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顒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

曹侯之功曹侯誾誾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虞庠連連王
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
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
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珠
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
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

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實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因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爲泰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老幼幼日趨於化矣而安豐爲郡在今綏服之内密邇天子聲名

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遷其耳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總管君協恭在官勸民以學子備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令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

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㯀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貫用食工米麥凡二百一十石髹漆黝堊陶瓦材木甎石篾枲之具輸山航流無脛各致二君才謂之施於民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閒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柏嚚嚚淮水中滀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

顒者民田田宅宅奠居飽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釁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良胄而不弁今天子聖俊乂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遝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詩書禮樂喤焉古聲古聲喤喤簴敔瑟琴侑薦豆籩求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賓興於鄉其光嶽嶽二良民庸作民維同鐫辭伐石上於考功

光州達嚕噶齊烏瑪喇公去思碣

初内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税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於

令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来治光光甸淮右民物頗阜壤土衮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恪姦宄絀信索民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勤制康直急官事猶理家凡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署紙尾唯謹威徳濟治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卓然為淮蔡稱首淮南北聞公名靡不爭為鼓譽以故農職畎畝民就禮俗健胥一作兒皆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

之聲相聞氓負襁子来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犀無賴疇相詆訐者以産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儌譽毒民左狙右掠不得則死繼之民緣是往往破業甚則決身虵虎之吻訟連蔓數歲公惻然爲建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雖前日之跳踉倖望者亦莫不奔走来同焉兹非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大定丁卯冬公爲州之五年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墟墓而公始以終更罷光

人之賢有言者持狀来取文以表公恵嗚呼世之吏以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来相屬視先王禮樂教化為腐樞則姑汲汲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蓋異等矣述其理道叅之古能吏其庶幾乎後来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飾室屋欂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倣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其等一二人辱守兹土割其稍入入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

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歴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為政于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為文告来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我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令

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
王邸名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
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嘗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
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
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
可封啓聖王母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
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
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

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敘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

人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為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于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于經我維受之日化于成大帝在位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維喬梗柟梓柏弗雕而斵陶瓦髹漆施色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

鏘其神洋洋牖兹顓蒙闇而日章維巘諸谷會流為潢南薄其郛州名為光光在北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我民豈忘之

一作侯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奠五方之地而名神於其人

於其人三字上下疑有脫誤

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岳祝融之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

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萬物流行蕩摩又豈闕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坱北旁礴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岳且辱祖白一作祝宗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岳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諱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

焉得無疵癘焉玆亦上之所顧推施於天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躧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公萬戶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馮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

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門者為列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于其中外鑿二池瀦水植蓮客来游者憩息有亭東為石矼周為缭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巳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来請文夫何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隮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

駢羅兮夾以斧鉞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一作猷夕）牲兮蘋芼來連舞兮樂于廟翼翼兮邑（一作揖）予趨載擊鼓兮問年秔盈疇兮秫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年記布濩兮霈四海充無垠兮

勑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歷服慈仁儉勤思與元元共迪天休惟浮屠意義廣大迺嘗詔詞官咸秩厥祀凡其徒

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大定宣政使臣伊埒特穆爾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録行業修著宜錫恩渥謹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生生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七十五年而歿歿三年而葬葬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執(下有禮字)於靈應師再參諸毗尼師不業泥不拘無有障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發

猛勇以畢至顧甞見舟濟西汪一作洋者即惻然曰是必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颸毋溺又甞為埭於海濵水嚙蝕埭且崩師麾以翣潮為縮云身以百結木食澗飲更嵗時寒燠不懈葢道益勤而心無怠年益邁而志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一作當粤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水皆自高而下石錯出其間若騎布獸伏迅湍回洑旁折千里滙而為南臺江昔以舟櫛比連大絙為浮梁以濟每潦漲卒至則絙絶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將橋

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吴道可走京師因圓通玄悟大闡師李公聞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旣被命矣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閩鹽轉運使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年得錢為貫者數百萬迺為墩二十八植材木甃密石納木腹而基之工未告具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士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積其贏資及故端明殿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北為亭北岸之東為寺御

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之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彌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崑崙堂凡為庵為堂為院為亭為塔為陂為埭為杠為大橋為三門佛殿總一百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其功甚大先是師未歿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為傳法本其所以寵賚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

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彌勒之華嚴阿育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昧於此或離乎真或蔽乎物倀倀焉幾無以存其身而大戾厥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以刻諸石銘曰

菩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逌其徒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好用行不踰閫人歡喜歌以趨

鉢錫隨地成屋廬作杠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
萬猊蹲蹲護浮圖長栈下入龍蛟匼磅礴山骨積重跗
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竽
師歸冥冥衆為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員
一作祖 稚齒生長耋耄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世無圮視
其邪

石田文集卷十